

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研究

朱碧波◎著



联大学术文库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研究

朱碧波◎著



联大学术文库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研究 / 朱碧波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2
ISBN 978 - 7 - 5161 - 5584 - 4

I. ①苏… II. ①朱… III. ①民族问题—研究—苏联
IV. ①D751. 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37472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陈雅慧
责任校对 王 斐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6.75
插 页 2
字 数 281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周 平

民之为族，乃是人的类生活本质的必然产物和根本表现，人在通过生产生活维持自己的存在并进而实现自身价值的发展过程中，总是需要与同伴结成社会，人类生活只有作为群体中的生活才能被精确地描绘。某个特定的人群总是居于某个特定的和较为稳定的生存环境中，并在适应环境的基础上改造环境。为了适应环境，居于该环境中的人群逐步形成了一套特殊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组织方式以及语言交流和精神活动方式，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共同的经历和渐次传承与积淀的文化又成为一种强有力的纽带，将该人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其成为一个深厚而紧密的共同体。这种稳定的人群共同体就是所谓的“民族”，或者说，就是后来人们用“民族”这个概念指称的人群共同体。

组成民族的人们都必须以社会的方式生存和发展。社会作为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和活动方式，以社会关系为纽带将人们联系成为一个集体，凸显人作为类的整体性。民族是人类在社会中结成的共同体。民族的形成、活动、作用的发挥，以及民族的演进和发展过程，都是社会中展开的。此外，民族的发展要通过民族社会的发展来实现——尽管民族的发展程度与社会的发展程度并不完全同步，但归根到底，民族的发展程度和成熟程度还是要通过民族社会的发展程度和成熟程度来体现。

不论是哪个民族的社会，都必须建立自己的公共权力，以政治的方式对民族社会进行管理和治理。一方面，政治是最基本的社会机制，人类正是通过这种机制为社会建立和维持秩序，解决公共性问题，保障社会的正常存在和发展。社会管理的水平及治理的程度，都与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离开了政治机制，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是不可想象的。基于利益的政治

一旦形成，就有自己的存在方式和发展规律，并反过来影响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甚至改变民族原来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民族也要利用一定的政治形式来维护自身的利益。

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一个国家包含多个民族和一个民族分居于多个国家乃是国际体系的一种常态。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要在国家价值的权威性分配中占据一定的份额，就必须以民族集体的名义并通过一定的政治形式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在此种情形之下，民族间的交往、相互作用和博弈就不可避免。当民族的成员相互把本族的成员视为“自己人”，把他族的成员视为“外人”的时候，族际关系就形成了。随着民族意识的增长，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分界意识越来越明显，民族共同体对本民族的利益意识也越来越清晰。因此，以主动性为特征的族际互动越来越多，族际关系也越来越复杂，并逐步由开始时的同一地域范围内相邻民族间的族际互动朝着跨地域的族际互动发展。在族际关系的发展过程中，族际互动变得越来越经常化，不仅内容越来越丰富，整体性不断增强，与民族利益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而且诉诸民族的政治权力。在民族所诉诸的政治权力中，有的是国家权力，有的则是非国家权力。在这样的条件下，民族间就在文化关系、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形成了政治关系，进而形成了族际政治。族际政治既是族际关系的基本形态，也是人类政治的一种基本形式。所谓族际政治，实际上就是族际间基于民族利益并诉诸政治权力的族际互动。族际政治与民族的利益直接相关，因此，族际政治也是民族共同体在族际关系中运用政治手段争取、实现和维护民族利益的过程。

族际政治对多民族国家的影响是根本性的，直接决定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多民族国家是多个民族共同建立的国家政治共同体，也是各个民族共同的政治屋顶。因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稳定和发展，与族际关系的状况息息相关。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如果族际政治的主流是各个民族的政治合作，就能为国家的统一和稳定提供重要的社会政治基础，有利于国家的发展。相反，如果族际政治的主流是政治冲突，国家的统一就受到严重的威胁，国家甚至会四分五裂，最终走向解体。苏联的辉煌与解体，就充分说明了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治理成败很大程度取决于族际政治互动是冲突型还是合作型。

作为曾经领导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苏联，既是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

国家，也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时还是一个在综合实力上能与美国相抗衡的大国和强国。但是，它却在没有战争和外敌入侵的情况下悄悄解体了，让全世界为之震惊，以至于西方学者将之形容为一次“天鹅绒般的革命”（Velvet Revolution），而更多的学者将苏联突如其来自行解体称作“20世纪最大的历史之谜”。诚然，如此一个庞大的国家解体有着十分复杂的原因，任何一个单独的因素都无法导致它的解体。但是，族际政治整合失败无疑是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甚至是根本性原因。

苏联成立之后，面临各个民族异质性十分突出的复杂局面，为了把各个民族整合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共同体，在布尔什维克的主导之下，苏联通过高度集中的中央权力，开启了族际政治整合的进程。它通过高度集中的党的权力结构，构建了中央集权体制，进而把形式上的联邦制变成了事实上的单一制。此外，苏联的族际政治整合还采取了俄罗斯化的同化取向，通过强制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俄罗斯化来实现同质性的国家和单一性的国族。苏联高度集权的族际政治整合体系和俄罗斯化的同化主义的整合取向，虚化了少数民族权利，伤害了民族情感，引起了少数民族民族情绪的反弹，最终成为族际政治整合失败和国家解体的一大渊藪。苏联因为族际政治整合失败而导致的国家解体，无疑给世界上所有多民族国家敲响了警钟，并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警示：如果族际政治整合失败，多民族国家就难逃解体的厄运。在这个意义上，反思苏联族际政治整合就具有极其强烈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眼前的这部著作，就是一部从族际政治整合角度研究苏联国族建构和民族问题治理的成果。作者朱碧波是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他在云南大学民族政治与公共行政专业攻读法学博士学位的过程中，出于对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整合的浓厚兴趣，选择了苏联这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国家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深入的研究，他在梳理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构建和演变的过程中，不仅从族际政治的角度对苏联多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的成败进行了解释，而且总结了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整合的普遍规律，最终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在成功通过答辩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后，他又对博士学位论文进行了修改、补充和完善，最终形成了目前这部著作。

作为我国第一部系统而全面地从族际政治整合角度探讨苏联民族问题的著作，其学术意义和实践价值都是值得肯定的。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命题的提出，不仅是对当前族际政治整合研究领域的一个拓展，也是苏联

民族问题研究视角转换的一个尝试，它将苏联“民族问题”的研究视角置换为“国家整合”，立足于“国家—民族”层面，运用政治学的研究范式多维考察苏联国家政治共同体的模铸，为苏联民族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解读方式。当然，由于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本身的繁复性，再加上资料收集尤其是第一手资料收集的困难性，本书关于苏联族际政治整合中一些重要问题的理论阐释，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希望朱碧波博士再对这一问题作更进一步的研究，也希望有更多的学人关注苏联的族际政治整合，并产生出更有价值的成果。

目 录

导论	(1)
第一章 苏联族际政治整合的环境	(24)
第一节 物质经济环境	(24)
一 经济水平	(25)
二 民族状况	(26)
三 地理环境	(28)
四 社会进程	(29)
第二节 政治法律环境	(30)
一 二元主权的政治体系	(30)
二 民族政治关系	(31)
三 民族法律建设	(33)
四 政治文化建设	(34)
第三节 历史文化环境	(35)
一 语言文化	(36)
二 宗教信仰	(37)
三 民族性格	(38)
四 民族隔阂	(40)
第四节 国际生态环境	(41)
一 围困与战争	(41)
二 缓和与对抗	(44)
三 对话与演变	(46)

第二章 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的构建	(49)
第一节 列宁对族际政治整合的初步探索	(49)
一 民族平等:族际政治整合的价值基石	(49)
二 联邦制:族际政治整合的制度设计	(53)
三 民族自决:族际政治整合的重要原则	(56)
四 民族融和:族际政治整合的目标指向	(60)
第二节 斯大林时期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的定型	(63)
一 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的背景与成因	(63)
二 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的建构与巩固	(72)
三 斯大林时期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的效力与影响	(84)
第三章 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的内容	(89)
第一节 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的结构体系	(89)
一 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的构成	(89)
二 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的目标	(93)
三 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的任务	(96)
第二节 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的价值取向	(100)
一 “扶异求同”:苏联族际政治整合的价值取向	(100)
二 “弱异求同”:苏联族际政治整合价值取向的变迁	(109)
第三节 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的路径选择	(112)
一 族际政治整合的路径选择	(112)
二 苏联“政治化”族际政治整合路径	(114)
第四节 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的运行机制	(121)
一 政治权威机制	(122)
二 意识形态机制	(124)
三 民族政策机制	(126)
四 国民教育机制	(129)
五 国族建设机制	(130)
六 暴力整合机制	(132)
第五节 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的特征	(137)
一 族际政治整合主体的单一性	(137)
二 族际政治整合体系的闭合性	(138)

三	族际政治整合进路的单向度	(139)
四	族际政治整合方式的刚烈性	(140)
五	族际政治整合思想的一元化	(141)
第四章	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的沿承与调整	(143)
第一节	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的沿承	(143)
一	族际政治整合理论基点的沿承	(143)
二	族际政治整合价值取向的沿承	(146)
三	族际政治整合权力结构体系的沿承	(148)
第二节	赫鲁晓夫时期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的调整	(150)
一	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	(150)
二	苏联共产党的改组	(155)
三	民族历史遗留问题的平反	(158)
第三节	勃列日涅夫时期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的调整	(159)
一	勃列日涅夫时期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的调整与停滞	(160)
二	族际环境变迁与族际政治整合模式停滞之间的张力	(166)
第五章	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的崩溃	(172)
第一节	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崩溃的过程	(172)
一	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自上而下的崩溃过程	(172)
二	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自下而上的崩溃过程	(179)
第二节	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崩溃的原因	(183)
一	生存—命运纽带的弱化	(184)
二	历史—情感纽带的摧毁	(186)
三	意识—信仰纽带的消解	(188)
四	政治—人事纽带的断裂	(190)
五	经济—利益纽带的废弛	(192)
第六章	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的反思	(195)
第一节	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何以“始于成功”	(195)
一	外部原因与内部原因	(195)
二	微观原因与宏观原因	(200)

三 浅层原因与深层原因	(206)
第二节 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何以“终于失败”	(211)
一 内部原因与外部原因	(211)
二 历史原因与现实原因	(216)
三 主观原因与客观原因	(224)
第三节 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整合规律性问题探讨	(228)
一 族际政治整合的逻辑起点	(229)
二 族际政治整合的终极目标	(230)
三 族际政治整合的价值取向	(232)
四 族际政治整合的路径选择	(234)
五 族际政治整合的内在品格	(239)
主要参考文献	(242)
后记	(257)

导 论

一切学术研究莫不发端于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声音”。^①学术研究的基本品格之一就是对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提出来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进行深入的解读、探讨，并最终进行求解。

一 问题的提出

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②国家，各个民族共同体基于利益最大化而理性选择与其他民族共同体相互联合共同建构一个统一的政治屋顶并托庇于其下，乃是现代民族国家^③形成以来的一种常态。但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以传统文化为纽带形成的民族共同体，虽然与其他民族共同体同处于共同的政治屋顶之下，但由于传统文化和民族属性的根深蒂固，他们还保持着相当程度的独立性，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优先序列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2页。

② 长期以来，学术界试图对“国族”、“民族”、“族群”和“种族”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界定，但迄今为止尚没有一个被学术界普遍接受的定义。本书在这几个词的选用上，国族指代是 nation，是国家层面的政治共同体；民族指代是 ethnicity、ethnic group，此词在本书的意思类同于族群，相对于国族而言，它是次一层级的概念，指的是在一个较大的文化和社会体系中具有自身文化特质的一种群体；种族指代是 race，它所强调的是人种在体征上的明显区别，这种区别基于不同的人种在骨骼、颅型、肤色、毛发、头发截面、视网膜颜色、指纹等方面存在的显著差异。书中在援引相关著作时，对原作者使用的“民族”、“族群”以及“种族”等概念进行的表述不再进行说明。

③ 民族国家与多民族国家并不是一对对立的观念，它们只不过是依据不同标准对国家进行划分的结果。民族国家是国家形态演进中的一种类型，是相对于王朝国家而言的；多民族国家则是从民族构成的角度对国家所做的一种界定，是相对于单一民族国家而言的。参见周平《对民族国家的再认识》，《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4期。

的确认上,某些民族共同体还存在着不自觉地将民族认同凌驾于国家认同之上的现象,尤其是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民族更是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与国家共同体展开了种种形式的政治博弈。

在不同的社会条件和历史条件下,民族共同体与国家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流变的过程,亲疏、离合、聚散、友仇等多种多样的关系形态,不一而足。在民族与国家关系形态变迁的种种表象之下,蕴藏的实际上是一个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度的问题,也就是一个民族是否认同国家,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认同国家的问题。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度,是由民族与国家的非重合性引起的,是由多民族国家的本质特点所决定的。从多民族国家形态的历史演进来看,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最基本的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由某个民族的国家对外扩张而形成的多民族国家,另一种是由殖民统治而形成的多民族国家。^①也就是说,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某个民族的国家将其他民族共同体纳入政治共同体的一个过程。新纳入的民族共同体与原有的民族共同体本身就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异质性,它们并不一定心悦诚服地认同国家共同体,因此,在多民族国家里天然地存在着民族与国家之间的二元张力。当这种二元张力持续走高而执政者无力化解时,多民族国家共同体正常运转的底线就有可能被突破,国家共同体甚至有可能陷入“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的窘境。因此,为了控制乃至消解民族与国家的二元张力,塑造民族成员对国家共同体的政治忠诚,提升民族成员对自我公民身份的认同程度,就必须在国家权力的主导下,推动族际政治整合,建构各个民族对国家和国族的理性认同。这是每个多民族国家必须予以担当的共同使命。

苏联是一个疆域辽阔、民族众多的多民族国家,也是一个历史隔阂沉重、语言文化异质、民族矛盾盘根错节的多民族国家。据1989年苏联人口普查资料,苏联由129个以上的民族组成,人口总数为2.8574亿人。各个民族的人口总量差距悬殊,人口最多的俄罗斯族达到1.4516亿人,占到全国总人口的50.8%,其余的49.2%为少数民族,而人口最少的奥罗克人和恩齐人仅有200余人。苏联各民族使用的语言达到了130余种,信奉10多种宗教。如此复杂的民族关系使得苏联族际政治整合先天性地

① 周平、贺琳凯:《论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思想战线》2010年第4期。

具有诸多棘手之处。自国家成立后,布尔什维克^①便意识到了民族问题对于苏联国家维系之意义,在列宁的主导之下,苏联开展了极具特色的族际政治整合。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只是跳蚤。苏联族际政治整合,虽然有列宁时期的煊赫、斯大林时期的辉煌,但终究难免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僵化、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没落。苏联终其一生也无力化解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张力,民族矛盾终于演化成了贯穿苏联兴废存亡的“戈迪亚斯死结”。^②

苏联族际政治整合虽然被历史证明是一条失败之路,但是关于苏联族际政治整合的反思却未有穷期。苏联族际政治整合为什么会“始于成功”而“终于失败”?列宁的族际政治整合思想为什么会在斯大林时期发生重大变形?苏联为什么会形成一元化的族际政治整合模式?苏联族际政治整合的价值基点是什么,价值取向、整合路径又是如何?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与多元文化主义模式区别何在?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崩溃的警世意义何在?中国又如何实现对苏联族际政治整合的“否定性超越”?族际政治整合是否存有其内在规律和整合范式?这些都是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所引发的“学术想象”,让人沉迷与回味。

二 族际政治整合研究综述

族际政治整合是自王朝国家时期以来的一种普遍的政治现象。不过,

① 布尔什维克的名称经历一个流变的过程,其前身最早可以追溯到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随后,1903年7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两派——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形成,简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191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1925年12月,俄共(布)改名为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1952年10月,联共(布)改名为苏联共产党。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出于行文方便考虑,本书将之统称为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涉及其在不同时期的行为则用其原名。

② “戈迪亚斯死结”是源于希腊神话的一个典故。传说在公元前333年,23岁的马斯顿国王亚历山大进军小亚细亚戈迪恩城,登临那里的宙斯神庙。庙里保存着百余年前戈迪亚斯(Gordius)在牛车轡上留下的一个神秘绳结(Gordian knot),预言解开此结者将统治世界。其后,无数智慧超人的王子、酋长、武士试图解开此结,结果却连绳头都找不到,最终只能无功而返,遂后,此结便称为“死结”,意为无解。亚历山大面对此结同样无法可想,后来念及“为了解开它,何必限于手段”,遂挥动“亚历山大之剑”,劈开此结。苏联共产党自斯大林后期起,盲目乐观,否认民族矛盾的存在,族际政治整合效力日趋衰微,民族矛盾终成死结。

中国学术界将族际政治整合视作一种常态性的政治形态,并进行学术层面的提炼、研究与探讨,还只是近几年的事情。对当前我国族际政治整合理论成果进行检讨反思,明确其研究范式、总结其理论阐释、提炼其分析工具,是我们用以多维观照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的基本前提。

(一) 族际政治整合的研究缘起

在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共同体的多样性与国家共同体的唯一性,乃是一个普遍的、不可逆转的社会现实。据估计,全世界共有 5000 多个族群(ethnic groups)和 600 多种语言,而独立国家却只有 184 个。^① 这就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公民由两个及以上具有文化差异的民族或族群共同组成乃是现代国家公民构成的基本特征。^② 多民族国家构成的基本特征决定了民族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必然存在着内在张力。就民族与国家的张力而言,“尽管并不是每个民族都有条件建立自己的国家,但每个民族都有建立国家的内在冲动”。^③ 多民族国家的成立,是各个民族基于利益最大化理性选择的结果,民族利益是民族共同体依附于政治共同体最基本的前提,一旦民族利益受损或者民族利益得不到尊重或者本民族在与其他民族进行横向比较时产生利益增长落差,民族共同体成员就会产生“期待视野受挫”和“相对剥夺感”等不良情绪。如果这种不良情绪长期得不到矫正和改观,民族不满情绪就会在民族政治精英的鼓动之下逐渐发酵,形成民族主义,甚至民族分裂主义,极大地危害政治共同体的完整与安全。就民族与民族的张力而言,每个民族共同体都是一个独特的文化共同体,都有属于自我的原生型生理特质和后天养成的心理文化特质。在民族交往过程中,民族之间的差异性更加强化了民族成员“我者”与“他者”的身份意识和分界意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两种民族关系模式:包容或排斥。^④ 族际包容乃是民族之间基于势均力敌或文化尊重而形成的一种妥协或维持现状的持续的低强度紧张的关系,而族际排斥是指民族之间由于

① 参见 Leslie Laczkó, “Canada’s Plur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17/1: 2041, 1994.

② 何明:《国家认同的建构——从边疆民族跨国流动视角的讨论》,《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年第 4 期。

③ 周平:《论族际政治及族际政治研究》,《民族研究》2010 年第 2 期。

④ 关凯:《族群政治》,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51 页。

利益对抗或文化冲突而形成的彼此对立的民族关系，种族清洗、种族灭绝、种族强制迁徙和种族隔离就是族际排斥模式的典型代表。

民族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张力，使得多民族国家内部充满了矛盾、躁动和不安。据统计，在20世纪90年代的10年间，世界上有53个国家和地区发生了民族冲突，149个国家和地区中有112个存在民族问题隐患。^①德国、奥地利等国的新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回潮，比利时佛来芒人和瓦隆人的矛盾导致国家联邦化，西班牙的巴斯克“埃塔”组织谋求独立的恐怖活动加剧，法国的科西嘉民族独立运动随之高涨，加拿大魁北克的法裔民族主义势力险些通过“全民公决”造成国家的分裂态势，美国的种族冲突从“洛杉矶事件”后持续不断，墨西哥印第安人的“萨帕塔解放军”与政府展开武装对抗，非洲大湖地区出现以布隆迪、卢旺达为代表的部族仇杀并向毗邻国家和地区蔓延，土耳其、伊拉克的库尔德人的独立运动再次出现高潮，塞浦路斯土耳其族和希腊族的分裂形势更加严重，印度的教族冲突激化，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克什米尔冲突尖锐，斯里兰卡的泰米尔“猛虎”组织同政府军的对抗难以消停，菲律宾棉兰佬的穆斯林摩洛解放军同政府的对抗和阿布萨耶夫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制造的“人质事件”令世人瞩目，印度尼西亚排斥华人的暴行和亚奇、西伊里安的独立运动以及在苏门答腊等地普遍发生的教族冲突和分离运动相继爆发，斐济国内对印度移民的排斥行动形成热点，中亚地区以乌兹别克分裂势力为代表的极端主义对多国的困扰，加拿大因纽特人、北欧萨米人、中美洲印第安人和澳大利亚土著人为民族平等权利的斗争此起彼伏。^②

多民族国家基本特征的内在演绎与多民族国家民族矛盾的现实凸显，决定了一个多民族国家必须借助族际政治整合，通过制度供给、政策输出、利益分配、规则拟定、机制构建等方式，促进国家安全与国家稳定。现实层面的迫切要求，决定了族际政治整合理论研究的必然兴起。一个多民族国家如何在国家主导与政府推动之下，将各个民族共同体整合进入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就此进入了学术界的研究视野。

① 严庆、青觉：《从概念厘定到理论运用：西方民族冲突研究述评》，《民族研究》2009年第4期。

② 郝时远：《21世纪世界民族问题的基本走向》，《国外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二）族际政治整合研究的问题论域

“人是类的存在物”，^① 在政治学的视野中，“一切政治理论的起点在于人类是共同生活”的，^② 而民族的形成，只不过是“人的类生活本质的必然产物和表现”。^③ 各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人群共同体，当不同的民族共同托庇于统一的政治共同体之后，由于族际之间还存在着深刻的民族异质性，族际间的利益竞争、政治博弈和文化角力就成为多民族国家的常态。按照美国学者费利克斯·格罗斯的说法，“我们的地球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不同宗教和肤色的人们的栖居之地。从远古时代起，当不同部落或民族相遇之后，频繁战争和冲突就接踵而至，大大多于和平方式下的磨合、适应以及对差异的包容。现在与未来的基本问题是，不同的民族、部落、宗教和种族如何和睦地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同一个国家、甚至同一条街道。这是一个既古老又非常现代的问题”。^④ 如何寻找这样一个古老而现代的问题的答案，或者退而求其次，寻求“所有多民族国家族际整合的底线”，即“将族际政治冲突控制在不至危及整个多民族国家生存的范围”，^⑤ 就构成当前族际政治整合研究的主要论域。

1. 族际政治整合的逻辑起点

族际政治整合是多民族国家以政治权力为依托，通过发掘执政资源、宣讲意识形态、构建民族制度、发扬国族文化等多种方式，将国内各个民族整合为一个统一国族的过程。同时，族际政治整合也是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基于理性思量和政治认同，在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的引导下，不断强化各个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政治联结、文化交流、经济联系等方面的纽带，进而将自身“镶嵌”进入统一国族的一个过程。

①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6页。

② [美] 罗伯特·A. 达尔：《现代政治分析》，王沪宁、王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9页。

③ 周平：《论族际政治及族际政治研究》，《民族研究》2010年第2期。

④ [美] 费利克斯·格罗斯：《公民与国家——民族、部族和族属身份》，王建娥、魏强译，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

⑤ 陈建樾：《多元一体：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族际整合与合法性》，《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